

# 缅甸佤邦特区的华人新移民

李枫

(武警指挥学院科研部, 天津 300250)

[摘要] 缅甸佤邦特区是掸邦高原东北部一处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与中国云南省临沧、普洱两市接壤,是缅北主要华人聚居区之一。1989年后佤邦特区进入和平建设的新时期,越来越多华人新移民进入当地,他们有的投资开矿,有的经营各类公司,有的受雇为技术工人等,在云南、福建、广东三省之外,很多人也来自四川、湖南、江西、安徽等中国内陆省份,他们大多无意在当地永久居留,并且对这一地区以外的“缅甸”兴趣不大,当地政府民众对他们总体上持欢迎态度。

[关键词] 华侨华人;缅甸;佤邦特区;新移民

[中图分类号] D632.4.3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25(2017)03-0053-09

## Chinese Newcomers in Myanmar's Wa Special Region

Li Feng

(Science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Armed Police Command Academy)

**Abstract**: Neighboring with Chinese cities as Lincang, Pu'er of Yunnan Province, Myanmar's Wa Special Region is a relatively closed geographical unit of northeast Shan Plateau, where are many overseas Chinese. From 1989, Wa Special Region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featured by peace and construction, more and more Chinese newcomers moved into this region. Some of them invested in mines, some managed companies, some were employed as technical workers and so on. Besides Yunnan, Fujian and Guangdong, a large part of them came from China's inland provinces such as Sichuan, Hunan, Jiangxi or Anhui. Most of these newcomers are not prepared to permanent resident in this region, and are not interested in other parts of Myanmar.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people have an overall favorable opinion of these Chinese newcomers.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Myanmar; Wa Special Region; New Immigrants

缅甸佤邦特区(Wa Special Region)<sup>①</sup>与中国云南省临沧、普洱两市接壤,是缅北主要华人聚居区之一。1989年4月17日,这一地区脱离缅甸共产

党(Burma Communist Party, BCP)领导,“组建了佤邦联合党(United Wa State Party, UWSP)、佤邦解放军(United Wa State Army, UWSA)。5月18日和(緬

[收稿日期] 2017-05-17; [收稿日期] 2017-07-06

[作者简介] 李枫,云南蒙自人,法学博士,战略学博士后,武警指挥学院科研部讲师,研究方向 缅甸华侨华人,中缅边境社会稳定。

[基金项目] 本文为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20世纪泰国和缅甸闽籍华侨的社会结构研究”(项目编号:FJ2015TWB016)的阶段性成果。

①缅甸联邦政府称“北掸邦第二特区”(Wa Special Region 2 of Northern Shan State),当地政府称“缅甸第二特区(佤邦)”(Wa Special Region 2 of Myanmar),及部分中外文文献中所称之“佤邦”(Wa State),在本文中统称“佤邦特区”(Wa Special Region)。但下列情况(1)直接引用文献或口述史料时(2)使用专用名词时,也使用“佤邦”来指称。此外,由于“佤邦特区”的称谓主要适用于1989年后,故本文有时也使用“阿佤山区”(Wa Mountainous Area)来指称1989年以前的这一地区。

甸联邦)政府对话,达成停战协议”,从此进入了一个“和平建设的新时期”<sup>[1]</sup>。随后,佤邦特区社会局势总体稳定,与邻近的中国云南省耿马、沧源、西盟、澜沧、孟连等地经济联系密切,越来越多华人新移民(Newcomer)<sup>①</sup>由滇缅陆路进入这一地区,参与到当地的社会经济建设中。

已有研究中,聚焦佤邦特区华侨华人的专题成果较少<sup>②</sup>,随形势发展,有必要深化相关研究,以利我国提升沿边境地区社会治理水平、优化对缅政策规划。本文以2008至2016年间三度赴云南调研获得的口述史料为文献支撑,拟就当前佤邦特区华人新移民的职业状况(身份)、与当地政府民众的关系、主要特征等发表观点。

## 一、缅北阿佤山区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

缅北阿佤山区(Wa Mountainous Area)是掸邦高原(Shan Highland)东北部一处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缅甸本部力量进入这一地区,须先后跨越掸邦高原西麓、萨尔温江(Salween River)的地理阻隔,交通条件相对不利。(1)掸邦高原西麓主要呈南北向走势,山峰高耸,是缅甸本部交通掸邦的天然屏障。除南渡河(Namtu River)河谷通行条件较好外,高原西麓其余的山口、通道等,大多不利于重兵集结、机动和展开,这对冷兵器时代缅甸本部力量对掸邦自西向东的进入,及持续性影响的保持显然是不利的。(2)萨尔温江是一条典型的山地河流,从中国云南省境内由北向南纵贯而下,直入安达曼海(Andaman Sea),江流湍急,下切强烈,且多瀑布漩涡,不利通航。塔克(Shelby Tucker)认为

“萨尔温江的商业价值有限,但在政治和军事上却十分重要”<sup>[2]</sup>,大概就是指缅甸本部力量即便突破了掸邦高原西麓的局限,也不易跨越萨尔温江的阻隔,进而对位于江东的阿佤山区构成实质性控制。

上述条件,对缅甸本部与阿佤山区关系的发展构成深刻影响。(1)封建王朝时代,缅甸国家历史的塑造,主要在“缅中干燥地带”与“孟人(Mon)海岸”这两大权力中心之间,围绕对“缅甸政治地理中轴”的主导权展开<sup>[3]</sup>,来自阿佤山区的力量鲜少卷入其中,阿佤山区也并非各方权力争夺的中心地域,缅甸三大帝国对阿佤山区的控制力都是相对有限的。(2)英治、日据时期,“英国的统治几乎从未跨越萨尔温江进入过佤族(力量的)中心地带”<sup>[4]</sup>,日军也几乎从未将这一地带视为攸关全局的战略要地。(3)独立后一段时间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联邦)政府一直未能对佤邦实施有效控制”<sup>[5]</sup>。1974至1988年期间,缅甸共产党三次组织力量跨越萨尔温江“西伐”,也都以失利告终。1989年,代表阿佤山区的政治力量与联邦政府签订停火协议,随后,这一地区的社会局势逐渐稳定,并“或多或少地被(联邦)政府赋予了自治权”<sup>[6]</sup>。可见,由于交通条件相对不利,历史上缅甸国家权力中心地域对阿佤山区与对本部地区(Burma/Myanmar Proper)构成影响的方式是不同的,阿佤山区通常处于某种被许可的“自治”状态。

从滇缅陆路交通看,中国云南省临沧、普洱两市与邻近的缅甸佤邦特区之间则山水相连,交通便利,人员往来不断。1989年后,中缅关系在国家、地方两个层面都得到了务实发展:(1)在国家层面,两国在政治、经济各领域增进合作,伴随缅甸转型改革的推进,近年来中缅各领域合作的规模

①1989年后华人新移民进入佤邦特区,多为“求财”动机牵引下的主动外迁,且“过客”心理较强无意永久居留,入籍或定居的意愿较弱,故本文选用“新移民”(Newcomer)一词,而不是“移民”(Immigrant)、“散居者”(Diaspora)等来指称该群体。

②佤邦特区华侨华人研究方向,专题研究尚不多见,部分内容涉及这一方向的成果如(以产出时间为序)陈碧莹的《世界华侨华人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一书,谈到云南人吴尚贤离开阿佤山区茂隆银矿及与当地土司交涉情况。杨红波的硕士论文《缅北华人聚居区调查与研究:以掸邦果敢、佤邦、勐拉三特区为例》(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2008年硕士论文),以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综合分析了包括佤邦特区在内掸邦境内三个特区“华人新移民”“华人聚居区发展”“对我影响及对策”等问题,貌昂妙(Maung Aung Myoe)的In the Name of Pauk-Phaw: Myanmar's China Policy Since 1948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11)一书,讨论了佤邦特区部分华人在获得“第一桶金”后,再移民往曼德勒等缅甸本部城市情况。其余成果主要涉及一系列事件,如(1)李弥部溃入、盘踞、撤离阿佤山区,(2)云南边境社会变迁,(3)缅甸共产党在阿佤山区活动,(4)新时期佤邦特区基础设施和社会建设,(5)佤邦特区禁毒及开展替代种植,(6)佤邦特区与联邦政府关系发展等联动的移民活动等,不再列举。

和水平不断提高,如据《缅甸环球新光报》2016年3月报道,2015至2016财年,共有43个国家在缅投资,其中,中国以150亿美元投资额居首位<sup>[7]</sup>。(2)在地方层面,佤邦特区历来重视与云南邻近地区关系的发展,如特区政府主席鲍有祥就曾谈到:“搞好和中国的关系是缅甸第二特区(佤邦)人民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证。”<sup>[8]</sup>交通与移民通常“相互促进”,在交通地理条件相对有利的情况下,伴随中缅关系在国家、地方两个层面的务实发展,1989年以来越来越多华人新移民进入佤邦特区寻找投资就业机会<sup>①</sup>。

## 二、佤邦特区华人新移民的职业状况

研究工作开展之初,通过对为数不多相关文献的占有利用,一个总体的猜想是:(1)当前佤邦特区华人新移民的职业状况(身份),可能与缅甸本部地区雷同,即应以从事商业活动者居多。(2)受独特自然、人文地理要素影响,跨境犯罪活动的实施者也可能兼而有之。通过口述访谈和发掘更多材料,上述猜想基本得到证实,并获得了更多的信息线索。

### (一)投资开矿

阿佤山区地处高原山地,矿产资源丰富。华人在当地开矿办厂的历史较早,如据《缅甸勐冒(Mong Mau)县志》记载,1662年陕西人李定国将军率部进驻阿佤山区,在当时中缅未定界的金厂一带开采银矿,创办“茂隆银厂”。1743年云南石屏人吴尚贤重开此矿,直到1800年因故停业<sup>[9]</sup>。1989年后,也陆续有华人前往佤邦特区投资开矿,如受访者Y先生谈到,他在当地工作期间,结交了一位在邦康(Pangkham,佤邦特区首府)“开铁矿,也生产钢球”的老板,“安徽人,是中国的退伍兵。”<sup>②</sup>另据佤邦特区新闻局消息,2015年6月15日特区政府

拟调整矿产业规划前,曾召集相关华人企业家开会,介绍相关政策,“并希望当天到场各位中方老板们畅所欲言,以便为中央决策部门制订规划提供事实依据和理论参考”<sup>[10]</sup>,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前华人企业家在当地矿产业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情况。

### (二)经营各类公司

利益驱动是促成主动移民的一大核心引力,当前佤邦特区的华人新移民中,很大一部分以经营各类公司为业。(1)在大型公司方面。佤邦特区位于萨尔温江东岸,水力资源丰富,Y先生的一位朋友是福建人,50岁左右,早年“‘有关系’就去了佤邦,在那里修了两座水电站,后来逐渐控股成为了当地电力公司老总。”<sup>③</sup>(2)在大型公司之外,一定规模华资也流入了佤邦特区的商品零售业中。佤邦特区的工业生产能力相对欠发达,较青睐来自中国的商品,所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利好政策,以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如勐冒县“从1996年3月1日起,一切进口物资实行统一免征口岸关税”的政策<sup>[11]</sup>,此外,当地的经营性税收也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如S家父亲提到,在邦康“1997年以前基本上不收税,现在一般性经营的税收也比较低,30到300元这样的水平,但娱乐场所就要收得高一些。”<sup>④</sup>上述政策对跨境贸易发展的刺激作用是明显的,如泰勒(Robert H. Taylor)认为,“(1989年后)中国云南省与缅甸克钦、掸各邦之间的跨境贸易得到极大加强”<sup>[12]</sup>,几位受访者也都提到,现在佤邦特区民众的生活日用品,大多通过滇缅陆路从云南进口,在当地经营各类公司的众多华人新移民,也许就扮演了重要的中间商角色。

### (三)受雇为技术工人

当前,有许多华人新移民因受雇为技术工人而进入佤邦特区。据《缅甸佤邦勐冒县志》记载,“砖瓦、石灰烧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兴起。中国许多技术工匠应求纷纷流入县境,规模不

①另一方面,也有大量缅甸人进入中国境内就业居住,如据2010年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在中国境内已经(或确定将)居住3个月以上的缅甸人就有39776人,居在华外籍人口数量第4位(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2012年7月23日更新,2016年11月1日引用)。

②③访谈时间:2016年8月26日,访谈者:李枫,被访谈者:Y先生,地点:云南省蒙自市兴业路。

④访谈时间:2008年9月27至29日,访谈者:李枫,被访谈者:S家父女,地点:昆明至厦门K232次火车。

断扩大。现今全县已有砖厂 6 个,……石场 14 个。”<sup>[13]</sup> Y 先生也提到,“前些年,佤邦种植橡胶不会收,所以会请一些云南技术工过去教”,他在当地的工程团队“也会雇佣华人,各省人都有,主要是从事高空作业的技术工人,工资 200 到 300 元一天,基本上都是懂一定技术的农民工,学历不高。这些技术工有的在缅甸一干就是两三年,过年才回来(中国),家人也会跟过去,男人在外干活,女人负责后勤。”<sup>①</sup>早年华人外迁缅甸,多为男性只身前往,家眷通常留在原籍,Y 先生提到当前在当地受雇为技术工人的华人新移民有“举家前往”的情况,说明他们在缅甸佤邦特区的工作状态相对稳定,可能会在当地居留较长时间。

#### (四)在赌场打工

Y 先生提到,“邦康博彩业很发达,比较大的赌场就有五六个,四五层楼,各种玩法都有。老板都是当地人,员工最少的有一两千人,多的有七八千人,大约一半是中国人,荷官(牌手)工资每月三四千,以女性居多,员工住学校那样的集体宿舍,集中管理,三班倒。”<sup>②</sup> 缅甸各地赌场之所以能吸引大量华人前往工作,主要还是因为工资较高的缘故,2008 年 8 月采访在缅甸克钦邦(Kachin State)甘拜迪(Kaibaiti)一家赌场工作的几位年轻人,据他们介绍,去那边工作主要是因为“工资高(的缘故),一个月一般会有两千多(的收入),生意好的时候还会有提成(有时)每月荷官可以拿(到)两三万。公司(员工)里‘老缅’(本地人)也有一些(但是)人少,大多数是中国人,主要是云南人。”<sup>③</sup> 一位在清水河(Chin Shew Haw)赌场工作的年轻人外出的动机则略有不同,这位受访者是云南人,大学毕业后,经熟人介绍过去上班,工资每月 1700 元左右,他说“虽然在这边(云南)要拿到这样的工钱也不是太难的事,但我还是选择在那边做了,毕竟也(算)是出国工作了,亲朋好友面前提起来也比较

有面子。”<sup>④</sup>

#### (五)从事医务、教学工作

近年来,也有华人进入佤邦特区从事医务、教学工作。(1)在医务工作方面。有因政府间合作项目而援外服务的,如据《缅甸佤邦勐冒县志》记载,“2000 年 5 月,由缅甸佤邦勐冒县与中国云南省沧源县人民医院在县城新地方(Laih Meung Mau)合作经营的结合医院正式挂牌接诊,医院内以中国医疗队为主导,实行半年一次轮换制,中国医疗队保持 8 人编制,设队长 1 名,护士长 1 名,队员 6 名。”<sup>[14]</sup> 也有一些华人医师独立前往执业,如据黄仙红的调查资料,目前佤邦特区“存在三类医疗机构,分别是缅甸(联邦)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该特区政府举办的医疗机构和中国私人诊所。”<sup>[15]</sup> (2)在教学工作方面。目前佤邦特区的一部分教师是“从邻近的中国(各地)招进,多为中文教师,少许有佤文教师”<sup>⑤</sup>,近年来,当地还加大了以“高薪”吸引中国教师前往任教的力度,如邦康名成学校在 2016 年一则“招聘各科教师数名”的启事中,要求应聘者“大专以上学历,任职至少须满一年”,“打算在佤邦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者优先”,承诺给予的薪酬待遇如“由学校统一免费安排食宿。试用期为 1 个月。试用期间,包吃住,另(发给)月工资 2000 元人民币。试用期满后月工资上涨为 2500—3500 元人民币,且有提升空间”<sup>[16]</sup>。有网友跟帖认为这样的待遇,与云南沿缅边境地区同类教师待遇相差无几,所以颇具吸引力。另外,这条招聘启事在中国分类信息网站“赶集网”上也有转载,相信中国内地有意向者也可及时获知相关信息。另据 S 家女儿介绍,“那边(邦康)现在也有(云南)思茅人过去办的私立学校,用的是思茅的教材。”<sup>⑥</sup>

#### (六)参与毒品制贩运活动

阿佤山区位于“金三角”腹地,曾经是世界鸦片

①②访谈时间 2016 年 8 月 26 日,访谈者:李枫,被访谈者:Y 先生,地点:云南省蒙自市兴业路。

③访谈时间 2008 年 8 月 7 日,访谈者:李枫,被访谈者:小 C、小 G、小 G 女友,地点:云南省腾冲县火山西路。

④访谈时间 2008 年 8 月 4 日,访谈者:李枫,被访谈者:M 先生,地点:网络在线交流。

⑤佤邦特区教师的其他来源如(1)来自人民军和联合军中有文化知识的官兵(2)来自当地民间有文化的人(3)由联邦政府派来的,多为缅文教师,有少数英文教师和佤文教师(参见:勐冒县志编纂委员会:《缅甸佤邦勐冒县志》[勐冒]勐冒县志编纂委员会,2002 年,第 247 页)。

⑥访谈时间 2008 年 9 月 27 至 29 日,访谈者:李枫,被访谈者:S 家父女,地点:昆明至厦门 K232 次火车。

的主产区之一。昂梭(Aung Zaw)2001年采访了一个叫做叶蛟(Ye Kyauk,音译)的云南人<sup>[17]</sup>,后者早年曾在当地参与毒品制贩运活动,其个案具有一定典型意义。叶蛟受访时35岁<sup>①</sup>,为了到缅甸发财,他进入缅甸前在瑞丽学会了缅语。20岁时叶蛟加入了一个贩毒团伙,参与从掸邦北部到缅印边境的贩毒活动。这个团伙约由80个人(有华人也有掸邦人)和40匹马组成,每次运送约900公斤海洛因到缅印边境,单程约耗时3个月。丛林里的行程相当危险,有时会窜出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来截货,但他们一行人都是“要货不要命”的。遇有同伙生病或受伤时,只能给后者留一杆枪,然后把他一个人留在丛林里,有一次,叶蛟甚至不得不给了一个同伙脑门上一颗枪子儿后黯然离开。受访时叶蛟主要投资鸦片种植业,当地军方每年向他租种鸦片的土地征收60万缅币鸦片税,有的年份坏天气导致产量锐减,不能按时交税,他就只好躲到泰国去,好年份里,他的地一年可产出60非斯(约98公斤,原注)鸦片,每非斯价值30万缅币,叶蛟陆续投入约130万缅币并得到约300万回报<sup>②</sup>。叶蛟还谈到他的一些同样来自云南的朋友,也曾在缅甸做毒品生意,有的已经在曼德勒(Mandalay)、仰光(Yangon)买了房,成为有头有脸的商人并与当地军方关系密切。在叶蛟个案之外,华人在当地参与毒品制贩运活动的情况,还可为特区政府陆续公开的一系列新闻线索所证实,如据佤邦特区新闻局消息,2015年8月10日,佤邦特区司法委警方通过勐康口岸向中国云南普洱警方移交涉嫌毒品犯罪的3名中国籍嫌疑人<sup>[18]</sup>。2016年5月21日,又向中方移交了“2016-331”特大制贩毒案中涉案的6名中国籍犯罪嫌疑人<sup>[19]</sup>。

### (七)其他

佤邦特区华人新移民的职业状况(身份)远不止以上几种,受访者还提到有华人在当地从事性服务业,“避难”甚至流浪等情况。(1)性服务者。Y

先生谈到,当地按摩院和歌舞厅一类的性服务场所,“从业者主要是华人,各省人都有,主要是偷渡过去的”<sup>③</sup>。S家父亲认为,这些性服务者“以湖南、云南人居多。”<sup>④</sup>(2)“避难者”。据S家父亲介绍,“佤邦还是一个避难的‘好地方’,一些人在国内犯了罪,就躲到那边去。”<sup>⑤</sup>诚然,近年来佤邦特区与中国各地司法合作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强中,如2015年8月7日佤邦特区就向中方移交了一名安徽籍涉案人员<sup>[20]</sup>。在刑事犯罪的“避难者”之外,杨红波的田野调查资料还提到,有华人因逃婚、逃债或躲避仇杀等原因而进入缅北的情况<sup>[21]</sup>。(3)流浪者。如S家父亲提到,“安徽人有的(在邦康)以讨饭为生”<sup>⑥</sup>,Y先生也提到,“一些华人曾经腰缠万贯去邦康赌博,输了,回不来,没脸回来,因为几千万没有了。”<sup>⑦</sup>此外,受访者还提到有华人在当地做保姆(主要是云南籍女性),经营理发店、书店、旅馆,甚至乔装为僧人行骗等情况。

## 三、华人新移民与当地政府民众的关系

较早前移民能否与移入地政府民众和谐相处,对该移民群体的社会结构变化、社会融入状况、社会参与程度等具有显著影响。下文将从政府、民众两个角度切入,讨论佤邦特区华人新移民群体的社会处境问题。

### (一)与佤邦特区政府

从几位受访者提供的信息看,佤邦特区政府对华人新移民总体上持欢迎态度<sup>⑧</sup>。(1)对当地华人的利益诸多关照。Y先生称,自己“去佤邦接工程是与当地政府直接合作,并非中国政府外派”,认为一旦自己的团队“与当地民众发生纠纷,佤邦政府一般会支持中方人员诉求,会指派专人负责协调关系,他的团队不必求助中方外事机构。”<sup>⑨</sup>(2)

①2001年叶蛟受访时35岁,推算其应为1966年生人。

②按2017年6月5日人民币对缅币汇率1:199.49计算,叶蛟的投入和回报分别约为人民币0.65万元和1.5万元。

③⑦⑨访谈时间:2016年8月26日,访谈者:李枫,被访谈者:Y先生,地点:云南省蒙自市兴业路。

④⑤⑥访谈时间:2008年9月27至29日,访谈者:李枫,被访谈者:S家父女,地点:昆明至厦门K232次火车。

⑧中缅两国人民的“胞波”情谊,在佤邦特区政府对华人的态度上可见一斑。如据S家父亲介绍,当年留下来的中国远征军老兵,“现在人数不多了,佤邦政府还给他们发养老金,大约每月人民币1500元左右”,联系同期在当地赌场工作的年轻人每月1700到2000元,当地人认为已经相当可观的收入标准,佤邦特区政府给予远征军老兵的养老金可谓丰厚。

对早前一些华人的不当行为“不计较”。Y先生提到,“当地人前些年被中国人骗得多了,比如在电力工程行业,前些年一些中国施工方会故意加大工程量,或不必要地提高施工标准,如在一些情况下,本来使用3吨的铁塔就足够了,但一些中国施工方会故意使用10吨的来多收钱”,但这并不影响当地政府觉察后继续与中国人合作,只是在随后的合作中,“他们也变得‘聪明’起来,对合作方式进行了调整,如将勘测设计、造价预算与工程施工三个环节分离外包,以相互制约、避免损失。”另外,近年来佤邦特区政府在工程质量验收方面,也越来越多地参照中国国内的行业标准来执行,如Y先生的一位缅方合作人,就曾委托他代购中国施工设计和验收标准方面的法规和专业书籍<sup>①</sup>。

## (二)与当地民众

华人新移民与当地民众的相处也较为融洽。(1)当地民众对华人新移民普遍较为亲近。笔者曾听T先生谈到,“缅甸本部一些民众对中国人及中国商品有一些看法”,T先生在一次访缅期间,发现旅馆旁一家华人经营的超市里,虽然商品与中国国内大同小异,但细看却发现:“很多商品的外包装,已经去除了中文标识,或者重新贴牌销售”,店主解释这是因为:“缅甸人比较排斥中国货,有中文标识的商品不好卖。”<sup>②</sup>在采访Y先生的过程中,笔者特意提到这一现象,求证佤邦特区的情况是否同样如此?Y先生肯定地回答“佤邦不是这样!中国商品在佤邦销售并不需要重新贴牌,老百姓购买中国货的居多,但普遍认为中国货质量差,比较而言(他们认为)泰国货的质量更好也更贵,有钱人一般选择泰国货。”<sup>③</sup>斯基德莫尔(Monique Skidmore)也提到,“在佤邦孟拉(Mong La)的现代药店里,可以买到像‘强生’(Johnson & Johnson)那样(标注)中文(名称)的多国公司医疗产品。”<sup>[22]</sup>从对中国商品的态度猜测,与缅甸本部一些地方不同,佤邦特区民众对华人新移民可能并不排斥。(2)华人新移民对当地民众的观感又是怎样的?第一,对钱不计较。S家父亲谈到,“在佤邦生意很好做,当

地人来买东西,你要多少(钱),他就给你多少(钱),很少砍价。”<sup>④</sup>第二,不愿外出打工。Y先生提到,在佤邦特区的中国施工队,工头以云南、四川人居多,也会雇佣一些当地民工“从事砍树、挖洞等基础性工作,工资开100到150元一天,不低了,但当地人大都不愿意出来打工,宁可待在家里饿着,太‘懒’了。”<sup>⑤</sup>第三,卫生习惯“不好”。S家女儿提到,“当地人的卫生习惯‘不好’,身上有味道,老远就能闻到。”<sup>⑥</sup>Y先生也提到,他“在邦康主要是去华人餐馆吃川菜,那里也有当地人开的饭馆,但是‘脏’,‘不忍心吃’。”<sup>⑦</sup>第四,受访者也提到有华人与当地人通婚的情况,称在当地“只要有钱,娶几个老婆都可以”<sup>⑧</sup>,也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可以放心地生”<sup>⑨</sup>。第五,受访者还表示,他们也知道当地有一些“老华人”及社团,如据S家父亲介绍:“邦康现在的居民80%是华人,当地人只有20%。(华人)一部分是中国远征军留下来与当地人结婚的后代,一部分人是在国内各个时期,如土改、文革等时代过去的中国人及其后裔”<sup>⑩</sup>,但受访者大多表示与老华人“交流少,基本无接触。”

## 四、当前佤邦特区华人新移民的主要特征

历史上阿佤山区的外来华人以云南人居多,他们可能较多地以“候鸟”模式,来回迁徙于家乡和移入地之间,或经商、或从事农业矿业生产等。很多人的迁徙活动可能是被动的,即多为生活所迫,在家乡经济来源有限,或受各类战争、动乱等影响,在家乡难以安生,所以外迁寻找机会。一些人在当地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后,可能就此天涯住稳,永久居留。与上述情况相比,当前佤邦特区华人新移民群体呈现出诸多不同以往的新特征,下文将主要从五个方面加以讨论。

### (一)“多省籍”来源的情况较为突出

缅甸华人的籍贯地,历来有滇、闽、粤三省人

①③⑤⑦⑧访谈时间:2016年8月26日,访谈者:李枫,被访谈者:Y先生,地点:云南省蒙自市兴业路。

②访谈时间:2014年11月26日,访谈者:李枫,被访谈者:T先生,地点:北京市怀柔区雁栖路。

④⑥⑨⑩访谈时间:2008年9月27至29日,访谈者:李枫,被访谈者:S家父女,地点:昆明至厦门K232次火车。

“三分天下”之说,但就当前佤邦特区华人新移民的情况看,“三分天下”的局面似乎已被打破,“多省籍”来源的情况较为突出。且“地缘”“宗亲”网络的影响逐渐扩散到行业分布中,使各行业的省别特征越发明显,“一个或几个以籍贯(相同)为基础的(华人)群体趋向于主导(当地)特定行业(的发展)。”<sup>[23]</sup> 如据 Y 先生介绍,2016 年“佤邦人口有 50 万人<sup>①</sup>,其中华人 15 万。(华人中)云南人最多,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人也很多,福建、广东人较少。四川、重庆人主要是开餐馆,福建、湖南、湖北人主要是开矿,江西人主要是开旅馆,都是老乡带老乡。”<sup>②</sup> S 家父女也谈到,2008 年时邦康的“打工者以云南人居多,也有一些贵州人和四川人。餐饮业老板以四川人居多。理发店以湖北人居多。旅馆业以福建、江西人居多,也有少量广东人。零售业中,超市百货类以福建、江西、广东人居多,家电、服饰类以湖南人居多,蔬菜瓜果类以贵州、四川、湖南人居多。”<sup>③</sup>

## (二)多为“求财”动机牵引下的主动外迁

推拉力理论对“1989 年后华人新移民大量进入佤邦特区”现象具有较强解释力,即便受访者也对在当地的生活有一些怨言,但他们普遍认为那里机会多,赚钱容易,在“求财”动机的牵引下,华人新移民纷纷迈开了前往佤邦特区寻找机会的脚步。S 家是福建人,父亲早年“经老乡介绍”到邦康“跑生意”,女儿“20 多岁的时候第一次过去,接手

(父亲的)生意”,现在,连同女婿在内一个家族十多个人在邦康以销售中国药品为生<sup>④</sup>。Y 先生是云南人,安家在昆明,早年曾在昆明某体制内单位工作,2005 年月薪七千元左右,待遇不错但就是感觉太受约束,辞职后经介绍,到佤邦特区接工程“单干”,目前常年奔走在昆明、邦康两地间,虽然对在邦康的生活条件 Y 先生也是牢骚满腹,但在回答“今后有机会的话,会不会再去那里接工程?”的问题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会!哪里有钱赚就去哪里!”他认为在佤邦特区施工审批的手续比国内简单,所以比在国内好赚钱,而且经过多方了解,他认为与越南、老挝、泰国等周边国家相比,缅甸的机会要更多一些。在做好本业之外, Y 先生也非常期待“在佤邦多交朋友,以后可以跨行业合作,广开财路。”<sup>⑤</sup>

## (三)“过客”心理较强无意永久居留

接受采访的几位华人新移民,都表现出较强的“过客”心理,明确表示无意在佤邦特区永久居留<sup>⑥</sup>。S 家女儿谈到,他们父女“已经取得了佤邦的身份证”,“这样的话来回做生意也更方便些”,即便如此,他们也不打算在邦康长期生活下去,原因包括当地人卫生习惯“不好”、文化生活“困乏”、教育质量“不行”等,她还提到“我儿子现在(福建)老家,外婆带着,以后准备(安排他)在福建念书,希望他好好念书,在国内发展,实在不行再过来帮家里做生意。”<sup>⑦</sup> Y 先生谈到,他常年在昆明、邦康两

①本文对该数据持不同观点。据《缅甸佤邦勐冒县志》(第 28 页),2000 年“该县人口共 128 406 人”,勐冒县是佤邦特区三县、二特区、一委员会中的一个行政区划单位,假设每个县(区、委)人口数量都与勐冒相当,则 2000 年佤邦特区人口应约 77 万人,但由于自然条件较好,勐冒县人口数量一直远超其他县(区、委),故 2000 年前后佤邦特区人口数量应小于 77 万。另据《和平发展 缅甸第二特区(佤邦)十年和平发展建设成就》(肖明亮,阎生炳编, [邦康] 缅甸掸邦第二特区(佤邦)和平建设十周年大庆筹委会,1999 年,第 8 页),1999 年佤邦特区人口数量“约 60 万”,这一数据出自佤邦特区政府出版物,且与前文“2000 年前后佤邦特区人口数量应小于 77 万”的推测吻合,基本可信。相比之下,素帕拉克 2001 年的估数就显得高了,他认为“包括阿卡(Akha)、拉祜(Lahu)、掸(Shan)和佤(Wa)各族在内,佤邦人口数量为 70 万人”(参见 Supalak Ganjanakhundee, “Wa and Peace”. Irawaddy, Vol. 9, No. 5 (June 2001), pp. 20—21)。若以 1999 年约 60 万为起点,统一按 2011 年缅甸人口自然增长率 1.07%(参见 Wikipedia, Demographics of Myanmar, 2016-10-0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mographics\\_of\\_Myanmar](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mographics_of_Myanmar), 2016-10-20)计算,结果为约 72 万,再综合考虑下列因素:1)2011 年前缅甸人口自然增长率可能低于 2011 年水平;2)佤邦特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可能低于缅甸全国水平,本文推测 2016 年佤邦特区人口数量为约 70 万人。

②⑤访谈时间:2016 年 8 月 26 日,访谈者:李枫,被访谈者:Y 先生,地点:云南省蒙自市兴业路。

③④⑦访谈时间:2008 年 9 月 27 至 29 日,访谈者:李枫,被访谈者:S 家父女,地点:昆明至厦门 K232 次火车。

⑥华人无意在缅甸永久居留是有一定历史惯性的。如据《缅甸勐冒县志》记载:“杨、陈、李、刘、王、罗、苏、卫、赵、张等姓汉家,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在当地)定居,后来,又陆续迁走”(参见《缅甸佤邦勐冒县志》,第 71 页)。布赛尔也谈到:“1931 年缅甸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4 万华侨中,有 6 万以上居住在与中国接壤的掸族、佤族各邦,……他们中许多人是行商,在人口调查之后仍将返回中国”(参见 Victor Purcell.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46—47)。

地“来回跑,去缅甸一般待15到20天,办完事就回昆明,不想多呆。”<sup>①</sup>另外,前文曾提到Y先生一位朋友的案例也具有一定代表性。这位在当地投资开矿的安徽人是中国退伍老兵,50岁左右,在缅甸待了几十年,已经完全融入了当地社会生活,每逢初一、十五还会像当地人一样去庙里捐功德钱。他的妻子是云南瑞丽人,30岁不到,两人生育了两个孩子,孩子大了需要上学,觉得中国的教育质量更好,于是在瑞丽买房,把妻子孩子送到瑞丽生活。他和妻子都取得了中缅“双重国籍”,一家人经常开着自家的丰田皮卡车去泰国度假,一去十天半个月,再顺便拉一车泰国货回来。到泰国度假时,他有时会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中国人,原因是近年来一些到泰国旅游的中国人素质差,令泰国人十分无奈,而对中国人和缅甸人差别对待,如泰国酒店一般是不会收取客人住宿押金的,但近年来也开始对中国人收取押金,若提供缅甸证件自称缅甸人就不用给。他的人生梦想不是回安徽老家,也不是留在佤邦特区,而是“再苦几年,全家移民泰国。”<sup>②</sup>

#### (四)经济活动对“华”亲近

佤邦特区华人新移民经济活动对“华”亲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服务业的服务对象多为华人。如江西人经营的旅馆、四川人经营的餐馆,顾客都以华人为主,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后续移入者的生活适应成本。此外,受访者还提到华人性服务者的“客人”也多为华人。(2)工农业生产的商品,除一部分满足当地需求外,也大多销往中国。如Y先生提到,“在佤邦开矿的福建、湖南、湖北人都是带着自己的团队过去的,产品也主要销往中国。”访谈过程中,Y先生与笔者分享了一种产自佤邦特区的高山乌龙茶,说“在昆明的茶叶市场上也可以买到,口感不错!”并介绍称“佤邦替代种植的农产品如橡胶、茶叶等,有的也为华人经营,产品多销往中国。”<sup>③</sup>采访结束后,笔者在“淘宝”“京东”等购物网站搜索“佤邦”关键词,检出乌龙茶、酸角汁、芒果汁、咖啡、蜂蜜等诸多商品,均称产自佤邦特区,这些商品在中国云南省内的临沧、

普洱、昆明,云南省外的上海、西安、成都、重庆等地,甚至缅甸都有卖家发货。

#### (五)对佤邦特区以外的“缅甸”兴趣不大

在回答“有没有想过把生意拓展到缅甸其他地方去?”的提问时,受访者大多回答“没有打算。”几位受访者都表示已经比较适应在佤邦特区的生活,如Y先生表示,现在对在当地的生活已经比较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基本上跟在云南没有太大差别,“水电都是用中国的设备,电话区号用的是0879(云南普洱区号),电视节目以中国卫视频道居多,当地频道较少,移动通信、网络都使用中国信号,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几家公司的都有,收费标准与云南一致,通用人民币,认可中国驾照,官方语言是汉语、佤语,很多官员和民众都可以用云南话交流。”<sup>④</sup>S家女儿也称,自己已经完全融入了当地的日常生活,虽然是福建人,但为了方便做生意,自己还学会了可“通行”当地的云南方言,并称“现在跟别人讲话,他们都会误以为我是思茅人。”<sup>⑤</sup>即便已经比较适应当地生活,但他们普遍对佤邦特区以外的“缅甸”兴趣不大,并不希望前去拓展生意。言谈间还发现他们对缅甸的历史、地理等知之甚少,也不愿多谈政治。对佤邦特区以外的“缅甸”,S家父亲曾去过泰缅边境的大其力(Tachilek)探访福建老乡<sup>⑥</sup>,Y先生则“一处也没去过”,他感觉“2016年4月民盟政府上台执政前后,身处佤邦没有特别大的(差异)感觉,去年大选期间,佤邦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表示“有机会也想去曼德勒看看。”<sup>⑦</sup>

#### 【参考文献】

[1][8] 肖明亮,阎生炳.和平发展:缅甸第二特区(佤邦)十年和平发展建设成就[M].[邦康]:缅甸掸邦第二特区(佤邦)和平建设十周年大庆筹委会,1999:15-67.

[2] Shelby Tucker. Burma: the curse of independence[M]. London: Pluto Press, 2001: 8.

[3] 李枫. 1057—1852年缅甸孟人海岸的地域史[A]. 林华东. 海上丝绸之路新探索:“第一届海丝文化国际青年学者论坛”论文集[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278—286.

[4] Martin Smith. Burma: insurgency (下转第74页)

①②③④⑦访谈时间:2016年8月26日,访谈者:李枫,被访谈者:Y先生,地点:云南省蒙自市兴业路。

⑤⑥访谈时间:2008年9月27至29日,访谈者:李枫,被访谈者:S家父女,地点:昆明至厦门K232次火车。



由贸易区中的东南亚华裔[J].南洋问题研究,2007(3);Dajin Peng,“Ethnic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and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Integration”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Vol.35, No.2,2000,pp.229—250.

[31] 郭立珍.华侨华人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经济效应初探[J].江苏商论,2008(4);孙旭.华商网络促进我国引进FDI的作用机制[J].华商,2007(24);耿利敏,戴枫.华商关系网在我国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J].东南亚纵横,2006(11);廖小健.利用海外华商网络拓展海外经贸市场[J].国际经贸探索,2000(5);王望波.改革开放以来东南亚华裔在中国大陆的投资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4.

[32] 张鸣.交易成本——分析华商到华投资的新角度[J].商场现代化,2006(2中旬刊).

[33] 蒙英华.海外华商网络与中国对外贸易:理论与证据[D].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8.

[34] 赵永亮,刘德学.海外社会网络与中国进出口贸易[J].世界经济研究,2009(3).

[35] 贺书锋,郭羽诞.对外直接投资、信息不对称与华商网络[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2).

[36] Kotkin,Joel.Tribes:How Race,Religion and Identity Determine Success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M].New York:Random House,1992:169.

[37] Weidenbaum,Murray,and Samuel Hughes.The Bamboo Network[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6:55,51.

[38] Keith Head and John Ries.“Immigration and Trade Creation:Econometric Evidence from Canada”,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1, No.1,1998,pp.47—62.

[39] Nan Lin,Social Capital: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22.

[40] James E.Rauch and Vitor Trindade.“Ethnic Chinese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Trade”,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84, No.1,2002,p.116.

[41] 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196.

[42] Murray Weidenbaum and Samuel Hughes,The Bamboo Network,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6:51.

(责任编辑:黄世棉)

(上接第60页) and the politics of ethnicity[M].London:Zed Books Ltd.,1991:349.

[5] Donald M.Seekins.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Burma (Myanmar)[M].Lanham:The Scarecrow Press,2006:468.

[6] Christopher Len,Johan Alvin. Burma/Myanmar's Ailments Searching for the Right Remedy[M].Washington,D.C.:Central Asia-Caucasus Institute and Silk Road Studies Program,2007:64.

[7]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缅甸联邦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中国投资在缅居首位[EB/OL].http://mm.mof-com.gov.cn/article/zxhz/201603/20160301281208.shtml,2016-03-23/2016-10-10.

[9][11][13][14] 勐冒县志编纂委员会.缅甸佤邦勐冒县志[M].[勐冒] 勐冒县志编纂委员会,2002:107,24,107,29.

[10] 缅甸第二特区佤邦人民政府新闻局.财政部召开矿山企业在佤中方老板座谈会 共谋发展大计[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9084449c0102wx98.html,2016-06-16/2016-10-24.

[12] Robert H.Taylor.Pathways to the present[A].Kyaw Yin Hlaing,Robert H. Taylor,Tin Maung Maung Than.Myanmar:Beyond Politics to Societal Imperatives[C].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5:1—29.

[15] 黄仙红.缅甸佤邦特区卫生发展路径研究[D].浙江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9:51—52.

[16] 缅甸第二特区佤邦人民政府新闻局.邦康名成学校诚聘各科教师数名[EB/OL].http://blog.sina.com.cn/s/

blog\_9084449c0102wzgi.html,2016-09-28/2016-10-18.

[17] Aung Zaw.Drugs,generals and neighbors[M].Irrawaddy,2001(5):15—19.

[18] 缅甸第二特区佤邦人民政府新闻局.佤邦向中国云南警方移交3名中国籍毒贩[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9084449c0102w0yj.html,2015-08-11/2016-10-18.

[19] 缅甸第二特区佤邦人民政府新闻局.佤邦司法委向中国云南警方移交一特大制贩毒案11名犯罪嫌疑人[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9084449c0102wph8.html,2016-05-21/2016-10-18.

[20] 缅甸第二特区佤邦人民政府新闻局.佤邦司法委警察局向中国警方移交一潜逃杀人犯[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9084449c0102w0uc.html,2015-08-08/2016-10-18.

[21] 杨红波.缅北华人聚居区调查与研究:以掸邦果敢、佤邦、勐拉三特区为例[D].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2008:49.

[22] Monique Skidmore,Trevor Wilson.Dictatorship,Disorder and Decline in Myanmar[M].Canberra: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E Press,2008:201.

[23] George T. Haley,Chin Tiong Tan,Usha C.V.Haley.New Asian emperors,the Overseas Chinese,their strategie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s[M].Oxford:Butterworth-Heinemann,1998:14.

(责任编辑:黄世棉)